

所幸者來臺佛教大德，尚不乏人，尤其嚴戒律已，婆心度人之慈老亦蒞寶島，私心自喜，自然驅使吾重相聚首。默思其品德高厚，苦行一生，給人以深刻之感化，誠為吾僧伽之表率也。師之來台不僅同道得獲益友，青年得獲良師，實則為佛教前途之一大幸事也，前歲嘗與我議閉關事，我則力勸目前不應進入關房，來臺之法師甚少，待做之事正多，其因願心促使，終未依我所勸，此後我則時常前往探望，藉便請益，然每見必談至興盡始返，本年四月初前去看望，不料竟成最後之一見也，當時被執一箋示我云：「此乃遺囑，暫不予你，俟臨去時再行奉贈，並拜託代我料理身後事」，說這話時，有道源及彌勒院幾位法師均在其側，咸認此言不過戲之耳，詎料慈老却預知其歸期。

五月初間我赴豐原講經，開講第四天（即初六日）忽接慈老病危急電，促我速來，聞信之下，即摒擋返北，迨至汐止，始知慈老業已示寂，然對其安祥遺容，木立移時，莫知所以，其內心之憂傷，非筆墨所能形容也！明知此不過暫時分別，不久將會乘願再來，但當這國運日艱，佛法式微之下竟撒手而去，我不禁悲從衷來，涕淚交並！慈老別去，實則不止我失却益友，佛教青年失却導師，尤堪痛者佛教前途正多艱險，却失去中流砥柱，法壇健將，在這雲雲衆生之苦海裡，失却津渡寶筏，我不為同門法兄弟哭，我不為數十年之情誼哭，我為苦難衆生而哭，我為多難佛教前途而哭！

慈老！你既知欲去，遺書何不早日賜我？果知你行期在邇，我當不至遠離，尚有幾多有關佛教事宜共你籌劃也。而今已矣，我將在黑夜之中，崎嶇路途之上，獨自踉蹌前行，師之身後事，當遵屬辦理，不須掛慮，但望早日乘願來會！佛教幸甚！衆生幸甚！

我與慈老恩師的關係

釋律航 現年六十八歲

- 緒言
- 一、一見傾服
 - 二、詔助教育
 - 三、懇勸出家
 - 四、方便剃度
 - 五、同遭僧難
 - 六、囑護同學
 - 七、玉成閉關
 - 八、勉受具戒
 - 九、法門爭論
 - 十、待人寬恕
 - 十一、輕財好施
 - 十二、策勵弘法
- 結論

緒言

我若不蒙 慈老的殷重勸勉，決不會拋棄棄子而傾入空門。我若不經慈老懇切開示，決不能對淨土法門一門深入。我若不受慈老為法忘身的感召，決不肯以重死類輪奔走結緣。可以說我六十歲以前，是一個地道軍人，六十歲以後，變成一個新戒比丘。這是我今生九十多度的大轉變。唉！父身生長我的色身，慈老引發我的壽命。可憐父母見背時，我因擔任抗戰職務，而不能親視含殮，已抱恨終天。今日恩師示寂時，我又在外弘法，而不克親承顧命，更覺對愧怍。所以每一念及親恩師義，真如萬箭鑽心，而欲哭無淚，欲語無言。茲因各雜誌擬出慈老逝世紀念專刊，一再敦促屬文以充篇幅。我只好忍痛追述我個人與慈老七年相處的經過梗概。至於慈老一生修持，弘法度生精神，和事蹟，惜未道其萬一。尚望各界大德文豪，發揮光大，永垂不朽。

(一) 一見傾服

當民國卅七年，我到臺灣，偶然與臺北東和禪寺會善信居士，漫談在臺僧界大德。他說：「不久由南洋請來一位慈航法師，本省佛教分會定期開一個歡迎大會，你可以來參加。」我準時到會，忽見萬目睽睽時，山門進來一位身披黃衣的和尚，道貌十分魁偉莊嚴，又聞一片鼓掌聲，大家肅然起敬。登臺演講，口若懸河。講畢供齋，幸與同席，

悼我敬仰的慈大公師

且慈

我是個，無福無慧的本省青年，不會寫文章來紀念或追慕。真是一心之餘而筆不足一說來頗感慚愧！關於大師對佛教的偉大貢獻事蹟，我想總有許多大德先進來敘述，我現在只想表示一點點我對大師的敬仰！

我未生到這個世界的人，當大師的法雨就在佛教中遍灑了。當 大師自南洋法駕臺灣宏法辦學的時候，德名就好像春雷似的的鼓動了我的耳膜——我未皈依前，就在宜蘭和臺北間，用通信方式，獲得大師很多寶貴的開示，還有佛書和雜誌等等的施與。這種恩德，將使我永遠不能忘懷！

我能够皈依佛門進入法海，都是蒙慈慧師兄（唐潮清居士）的感化啓蒙，他寄我許多佛書雜誌，如淨土月刊等，但可笑的是這位通信朋友——慈慧師兄一直到現在，不知是否緣聖，還沒相會過。雖然老想去專程拜訪，可是時間上的不許，公務的繁忙，阻止了我的啟程。

記得當我八年前持着慈慧師兄的介紹函，第一次拜見慈大公師的慈容親聆法音時，是在新曆元旦日，地點是臺北的法華寺。那時候求受皈依的人只有二人，另一個師兄取法名慈元。我蒙賜法名慈旦。我自那一天起精神上，便得了無限的法喜！委實像種下了一颗菩提種子。後來因公務調來基隆，因此與汐止間時常可以去拜聆開示，身心上感到無限的欣慰。

唉！那知福薄的慈旦，偏偏又留不住 大師的住世，他老人家竟

得聆革新佛教的鴻論，多年不能解決的疑團，一旦豁然貫通。所以傾心佩服，同時皈依座下者，有女界張護法，慈老常說：「我到臺灣新收男女兩個弟子，一名黃律航，一名張護法」。即指此時而言。

(二) 詔助教育

慈老來臺係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託宏宗法師由新嘉坡聘請來臺，創辦青年教育。開學以後，男女學僧約有六十餘名，可惜都不通國語。慈老一身唱獨角戲，實在太辛苦。一天慈老勸我和張護法發大心，我們大為感動，我答應擔任國文，張護法擔任國語，全部佛學功課，慈老一人包辦。八個月朝夕相處，時時開法質疑，我一生對佛法稍具常識者多在此時。

(三) 懇勸出家

卅七年終佛學院放假，我隨慈老到板橋圓通寺聽經。慈老規定每晚開一座談會，有一次輪我演講，講題為二十年後的理想世界。推論到經過三次世界大戰以後，全人類受原子彈傷亡在半數以上時，人心亂極思治，唯佛教可以適應永久和平。不料狂言警論，謬膺慈老擊節欣賞。當時以殷重語調說：「我向來不勸居士們出家，尤其在社會上負有聲望者，總勸他們護持佛法。我今天勸你出家的本意，實在因為僧界人材太感缺乏。若出家後多一個弘法的人，將來對佛教的貢獻更大。」我當時很慚愧的答道：「師父以將相所不能為的大責任來勸勉，真令我興奮和感激。但我學佛日子太淺，雖然知道家庭情愛和社會嗜好，為生死輪迴的根本，但因習染太深，尚不能立時割捨。請師父容我考慮三個月，再答覆這個問題。」慈老欣然微笑，連說三個好好好！

(四) 方便剃度

我經慈老開示之後，更加思惟。一時覺得棄俗為僧，專心學道，為了脫生死的捷徑，良機萬不可失；一時又覺得妻幼子弱，輕憐密愛，種種嗜好，難以割捨。此時真是理慾交戰，到了躊躇兩端的時候，唯有加緊念佛，遂由每日五千聲，漸漸增加到兩萬五千聲。忽然開悟，決不可為利祿的世愛，竟斷送曠劫的慧命。遂決定出家的念頭，頂禮慈老，報告志願，決定出家，任何勸阻，決不更改。慈老很高興的說：「再過一週，即四月初八佛誕日，為你圓頂。唯我來臺沒有寺廟，怎能收徒？請妙果老和尚作你的剃度師，我作你的傳法師。幸妙老欣然應允，所以佛誕那一天，妙老持刀剃度，慈老傳授菩薩大戒。不久僧難突起，僧侶四散。我始終在圓光寺得所依止。這才知道慈老方便善巧的妙用。」

(五) 同遭僧難

當卅八年五六月間，謠言迭起，或說中共匪諜冒充僧尼混入臺灣，或說政府已得到許多報告證據，紛紛擾擾，莫衷一是。這時候慈老辦妥佛學院畢業，遂由中壢到了新竹靈隱寺結夏安居。我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，要去看望師父，遂約了委員俊生、董委員正之，同到新竹面商護持佛法。不料剛下火車，即聞靈隱寺的僧眾同到警察局問訊，遂改往警局，見慈老及道源、默如、戒德諸法師，和八九位同學團聚一室。詢悉為新竹市發現反動標語，凡略涉嫌者，皆須校對筆迹，不符者即可釋放。於是慈老一行僧眾，均由丁委員保回寺。不料次日警局又傳全部僧眾到局問話，慈老請求挺身獨去，不獲允許，只得大家同往。我係來賓不在被傳之列，但情同父子，應共患難，又因在俗友好更加努力營救，遂赴警局，聲明願列名案內，同到臺北解決。慈老在拘留所與十三位法師同學，照常說法默念觀世音菩薩，毫無憂戚之色，直至事實大白先後釋放。惟進航等四位同學，未同時釋放，極表憤懣，堅拒出獄。

(六) 囑護同學

兩次僧難解除之後，慈老住汐止靜養，大部分同學仍住中壢圓光寺，我在小兒文福寓養病。慈老一日面諭速回圓光寺照護同學。並說：「此次僧難，固由政府失察誤會，但出家人未能嚴持戒行，亦不無因果。汝回寺後可與同學講解律儀」。遂答我未受具戒，似不合講律。慈老說：「此係研究性質，並非傳戒，舊說有兩解，勿拘泥。」我奉命回圓光寺，日與諸同學研究戒律，大家杜門不出，藉息風波，方知慈老對佛教青年，愛護無微不至。

(七) 玉成閉關

卅九年八月，彌勒內院行落成典禮我來參加，慈老說：「我沒有廟時，不便叫你同住，現已有屋，汝可速來」。我答志在閉關，以便專修。慈老立即徵得達心玄光兩位當家師同意，十月在靜修院掩關，專修般若三昧，關中時

撒着我們遠去了！慈福師兄（朱斐居士）來信說：「僅差二小時，未能拜見。師父遺容，將遺憾終身！兄近在咫尺，得臨終隨侍在側，盡弟子禮，弟則無此福分也」。然而弟認為不也，慈福師兄忙着長途電詢，趕印號外，加以在百忙中不辭遠途趕來汐止，這已使人欽佩，且為着宏護佛教文化慧命而奮鬥，在整個多難的佛教中艱苦支持，實已符合師父志趣，足够安慰師恩。反觀我則慚愧萬分！未能護持。師父偉大志趣，教育文化慈善之萬一，辜負師恩，只有痛哭流涕了！

大師示寂了，我們的悲哀是無盡的！大師為教的精神，對佛教的功業永遠活在每個真正的佛教徒的心中！

現在我有一個建議希望組織一個慈航老法師永久紀念會，將大師所有遺著全部出版（如菩提心影六篇現僅有第二篇《人生篇》已有菩提樹再版）我想這事也不難，希望大心居士發起付諸成功！現在師父示寂了！我悲傷的是世間少了一位大心菩薩！師父近為「佛教青年」寫：「要怎樣做個今後中國佛教的僧青年」一文，我覺得不但僧青年，凡我們四眾佛教青年，均有三讀的必要！他所開示的立志，行願，二利，福慧雙修等四點，足為今日佛教青年的階範。最後他又鼓勵青年要埋頭苦幹，像他老人家一樣的苦幹，今天為文紀念。大師願將 大師的最後遺教，摘出以供參攷。因初次寫作尚請諸位大德師兄等多多指教！

最後願 慈公大師乘願再來，我還青年，以師父為教心切，唯願此生能在娑婆再見！

師父圓寂後四日寫於雨港慚愧堂

得開示用功方法，並調護身心健康。師恩重如須彌，慚愧何以報答？

(八) 勉 受 具 戒

四十一年大仙寺冬期傳戒，慈老聞訊即令我報名，並令轉知會性真性兩位法師同行受戒。並云：「得戒與否全在自己，末法戒壇，殊難求全，勿顧慮」。我三人謹遵面囑，如期報到，受具足戒。回憶前情，皆由勉勵所賜。

(九) 法 門 評 論

慈老在各處弘法，總勸人念佛為修持正行。尤其對於年老男女們，更開示唯有信願念佛求生西方，為末法最契機法門。而自已只願世當法師，將來生西也可，不生西也可。我學佛以來，專修念佛法門，又兼愛師心切，常常引據淨宗理論，一再婉諫慈老，重立志願，求生極樂。慈老開示：「我勸人念佛求生西方，是你所贊成的；我自己不求生西方，你不贊成的。你贊成的不用再說，你不贊成的說也無用。久後總叫你明白。你勸我往西方是很對的，但淨土是一門，人的志願千差萬別怎能叫人同進一門呢？我甘心在生死海多吃苦，了我度生大願」。我經此次開示之後，不敢再諫。現在慈老示寂，於三日後入龕，面容如生，身軟如棉，胸口尚有微溫，等等瑞相。足徵慈老定生善地，乘願再來，圓滿菩薩度生大願。遺囑昭示，信而有徵。所謂「久後總叫你明白者」，蓋指此時也。

(十) 待 人 寬 恕

慈老無論對待何人，一本寬恕。外人不察，加以謔人不倦，管人不嚴的譏諷。那知他的管人不嚴處，正是他的偉大處。他向來尊重佛性，確認人人可以為禿舜，即人人可以成佛。若聖與佛，必待人管而後成，則聖與佛亦不足貴。所以見人有過。則寬恕原諒，期其自悟，向無疾言厲色。尤其對於僧青年，更垂護愛，委曲成全。

(十一) 輕 財 好 施

慈老來臺後，南洋弟子常百供養，以及臺幣論，不下百餘萬元，先後請頻伽藏經和大正藏經各一部，隨時請太虛大師全書，和諦閑大師全書各百十部，以及正開社出版等書，分贈四眾弟子。若有餘款，即賜濟貧病，決不使人空過。但自己常常手無分文。這樣流通經典布施度人的境界，幾已打破了「我所」。我常說：「師父講經作文，我們尚可學得幾分；若輕財好施的作風，我今生是學不來的，慈老微笑之。

(十二) 策 勵 弘 法

慈老對我說：「出家，受戒，弘法，為僧伽三部曲。你已做了出家和受戒兩部曲，惟弘法尚未開端」。所以遇有機會，即代為稱揚，前年隨同甘珠活佛遊遍南中各部宣傳佛法，今年又推尊豐原慈光寺住持。我若稍為遲疑，即蒙呵斥「為僧不弘法，即難消信施」。因此深受老人誨人不倦，為法忘身的感召，所以不惜年邁，遇緣即結。不知者或以為不自量力，而不知皆係慈老七年策勵所致耳。

本年二月十九觀音菩薩誕辰，我應獅頭山元光寺會性法師邀請打念佛七，及回內院，向慈老銷假，忽覺察老人精神銷沉，音聲低微，當即和達心當家師生抽驗結果，確定為腎臟炎，尚可醫治，服藥打針幸而一週漸愈，兩週復原。我奉面諭往豐原慈光寺，舉行佛祖開光，住持陸聖師，五月六日正在講經，夜間忽接電報：「慈老病危速回」。我心驚手戰，由慈光寺奔至龍潭堂，見白聖老法師，據云頃得臺北電話，慈老已逝世了。我忽覺頭暈腿軟，不能行動。白老吩咐臥床靜神，他連夜回汐開讀遺囑，我待天亮坐快車北上。及見慈老右脅而臥，面目如生，惟不言語，嗚呼！遑囑弘法，言猶在耳，竟成永訣，痛哉痛哉！

結 論

嗚呼！慈老十七歲出家，六十歲示寂，其間參學弘法四十餘年，事蹟皆竹難書。我與慈老相處僅七年，所知者不過滄海之一滴耳。然據個人親炙體驗之下，實覺得老人有幾點堅苦卓絕的修行，值得後人效法者：一、為一向對佛教，直下擔承，毫不加絲毫顧慮。二、為對眾說法，千人亦講，百人亦講，乃至一人亦講，忘寢廢食，不惜身命。三、供養三寶，賜濟貧病，揮金如土，絕無積蓄，四、為利生悲切，得法自在，不拘定一門。以上四點，他一生為學學大行終身行持毫無遺憾。至於四眾弟子紀念老人者，則由護法委員會及上下兩院同學，發起「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」。其重要工作，在修建墓塔紀念堂，及編纂遺著菩提心影，成唯識論白話註解等諸大作品。更希南洋各地慈老弟子，互相連絡團結，共策進行，以弘揚佛法來報謝師恩。含淚揮毫，實不勝哀悼企望之至！

憶 師 公 唐 育 玉

慈航法師的圓寂，一時消息轟動了整個汐止鎮以及全臺灣的佛教界，單就臺北市來說，我們學校的老師都為他的死而感到萬分的痛悼，他們也將參加彌勒內院的追悼會，由此可知慈公的圓寂，不但是自由中國佛教的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，而且是人類宇宙間的一大不幸，然而慈公身軀雖然示寂，但偉大的精神永遠長存人間與秀峯並在。為了紀念慈公的精神，特寫出這篇文章。

(一) 五 年 前 的 師 公

自從我認識慈公以來，的確是一大因緣，我家世代信奉佛教，但在鄉間，不過是念念觀世音菩薩而已，那裡知道無上甚深微妙的佛學呢？來臺後得友人的介紹，認識了慈航法師，自此，我家嚴家慈便帶到環境清幽的靜修院聽經，每每聽到高興之處便哄堂大笑，真是和佛教高深大德的善智識們在一起生活的確別有一番趣味。

從那時起，家嚴都皈依了慈公，我們兄弟姊妹就稱慈公為師公，並且天天早晚念經禮佛。

(二) 難 忘 的 一 天

我們一家人上至父母下至弟妹都是各有各的工作，早晨，我們上學去，父親辦公，媽媽則去聽經，天天如常，禮拜天則全體總動員往靜修院拜訪師公，師公一見便很高興而慈祥的忙著招呼我們，吃東西啦，看書啦，講故事啦，真是比在學校快樂多了。由此，我高興星期的來臨可以親近師公。四十年前的某日，是星期日，媽媽很早便起床在廚做大餅，我便知道今天師公要來我家玩了，尤其是